

姚國瑾書法

姚國瑾



經史講堂書法叢書

山西出版傳媒集團
三晉出版社

姚國瑾書法

姚國瑾



常州大學圖書館
藏書章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姚國瑾書法 / 姚國瑾著. — 太原 : 三晉出版社,
2016.4

ISBN 978-7-5457-1349-7

I. ①姚… II. ①姚… III. ①漢字—法書—作品集—
中國—現代 IV. ①J292.28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16) 第 085952 號

姚國瑾書法

著 者 / 姚國瑾

責任編輯 / 翟曉賓

裝幀設計 / 懷冰藝術社

出版者 /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·三晉出版社 (原山西古籍出版社)

地 址 / 太原市建設南路 21 號

郵 編 / 030012

電 話 / 0351-4922268 (發行中心)

0351-4956036 (總編室)

0351-4922203 (印製部)

網 址 / <http://www.sjchs.cn>

經銷者 / 新華書店

承印者 / 太原市金容印業有限公司

開 本 / 889mm × 1194mm 1/16

印 張 / 4

字 數 / 20 千字

印 次 / 1-2000 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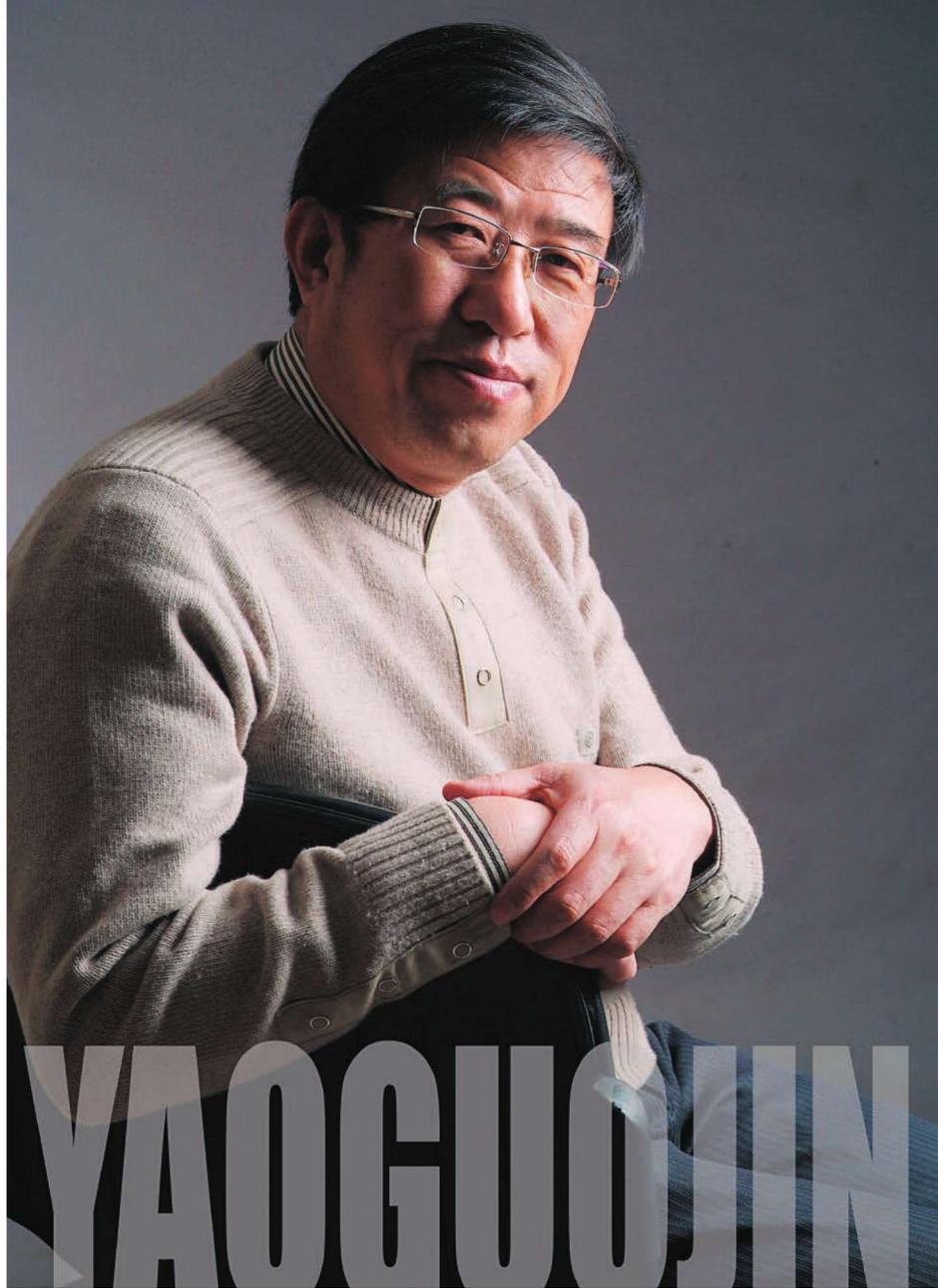
版 次 / 二〇一六年四月 第一版

印 次 / 二〇一六年四月 第一次印刷

書 號 / ISBN 978-7-5457-1349-7

定 價 / 肆拾捌圓整

★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★



姚國瑾

字玉衡，號篔廬、南沙。一九五八年夏曆九月生，山西萬榮人。一九八二年畢業於太原重型機械學院。曾先後在太原礦山機器廠、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分別做工程技術、社科編輯等工作，一九八八年評聘為工程師，一九九三年評聘為副編審。二〇〇四年一月調入太原師範學院，同年轉為副教授，二〇〇六年九月評為教授。二〇一三年調入山西大學。現為山西大學美術學院教授、書法碩士研究生導師。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委員，山西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、學術委員會主任。曾擔任第二屆、第四屆、第五屆中國書法「蘭亭獎」評委，全國第九屆、第十一屆書法篆刻展評委，全國第八屆、第十屆書法學術討論會評委。

二〇一〇年七月，在太原山西文聯大廈舉辦「姚國瑾書法展」。

二〇一五年二月，在太原晟源文化藝術中心舉辦「溫故知新——姚國瑾書法小品展」。

二〇一五年十一月，在平遙順德居畫廊舉辦「循規蹈矩——姚國瑾甲金文字書法展」。

二〇一六年五月，在太原晉寶齋畫廊舉辦「求古尋論——姚國瑾學藝書法展」。

姚國瑾學術與書法述略

吳高歌

姚國瑾，字玉衡，又字伯瑜，號箏蘆，又號南沙，以其舍後有一南沙河，因為號焉。一九五八年夏曆九月，南沙先生出生於山西河津通化鎮，此鎮後劃歸萬榮。河津曾為卜子夏西河設教之地，故此方儒風由來已久。萬榮古稱汾陰，漢武帝時祭祀后土即於此處。通化以王通而得名，取其淳樸之民風為王通所化之意。王通為隋唐之際大儒，號文中子，其弟子在初唐多為朝廷重臣。往聖鄉賢，澤惠後世，仁義道德，教化成俗。南沙先生出身於書香世家，幼承庭訓，習禮為文，及長，寄情翰墨，究心經史。

一九八二年畢業於太原重型機械學院（現太原科技大學），歷任太原礦山機器廠工程師、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副編審等職。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師從姚奠中、林鵬二位先生研修經史、書法、學術、藝術，成績斐然。現為太原師範學院文學院書法系教授、書法史論與藝術研究所副所長，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委員，山西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。撰有《中國書法全集·傅山卷》《書法基礎與欣賞》等論著，以及《傅山與顧炎武》《傅山與佛教之關係》《嶺南學術與嶺南書法》等論文多篇，書學領域，聲譽遠播。茲文將試述南沙先生之學術範圍、藝術觀念以及書法特徵，略陳管見，恐未及南沙之學、之藝之十一。

一

南沙先生學術思想介於儒釋道三者之間，與魏晉以降士大夫階層之主流思想頗吻合。儒家人世，道家出世，而佛家以及對中國文化影響最巨之禪宗也以出世為根本。古代士人因所處之地位，所受之教化程度不同，而於三家學術各有取捨，其文化思想或各有偏向，但旨趣略同。要之，不明三家學術之要旨，則未足以真正理解士流之學術。南沙先生於古則必言老莊、孔孟，於近人則推重陳寅恪、錢穆，每以「獨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」自勵，又以傳承傳統文化、書法藝術為己任。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南沙先生問學於姚奠中老，姚老言及先秦時期三晉法家頗值得留意，建議其由此入手，而南沙先生志趣在儒家之學，以其欣慕儒家之仁義、禮樂久矣，姚老笑而許之。學術志趣的選擇或許與人之性情相關，儒家的詩書禮樂之教，文行忠信之訓，以及中庸觀念對傳統的人文精神影響至深，由此可見一斑。南沙

先生向往儒學教化，蓋以其受先聖之道、家學之風所熏染而致。南沙諳熟道家經典，崇尚道法自然之說，以為聖人之『無為』之治、『無為』之化皆為進取之思想，而非頹廢之觀念，『道常無為而無不為』，堪為自然之法則。儒、道之外，南沙先生又涉獵佛學。一九九四年，南沙先生皈依佛門，拜崇善寺主持慈貴大和尚為師，打坐念佛，居家修行，自號檻上人，又署半僧，蓋取居佛門與世俗之間之意。他以為心中有佛，乃是佛家修行之本，而未必拘於修行之所在。其詩云『佛法原為世間法』，兩法原是一法，非法外有法也。蓋南沙之皈依，其要在其學而不在其教，在求其真諦而非拘泥於形式。南沙於三家之學求其同，而存其異，貴在通會，欲取三家之要旨而成一家之觀念。

學術既立，道心存焉。然南沙先生之學皆由其嗜好書學為緣起。『書雖小技，然幾於道』，此在南沙即為一證。一九八二年，南沙先生於太原南宮從陳嘉澍先生學習顏體，繼而向衛俊秀先生問學書之道，由此奠定了良好的書法基礎。從書法的技法與形式出發，南沙先生進而關注書法『形而上』的層面，『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』，而就書法言，這是從技法層面到藝術理念的覺悟與升華。像一些志於書道的同仁一樣，南沙先生也希望從西方的學術、藝術理論中尋找答案，因此他閱覽大量西方典籍，盡管從很大程度上開拓了思路，但依然未能夠從根本上解決中國書法的問題。也正是在這一時期，南沙先生有幸得到前輩學者如姚奠中、張頌、林鵬諸位先生的教誨，致力傳統，從傳統中尋覓、追求書法之真諦。姚奠中先生為山西大學中文系教授，乃餘杭章太炎先生晚年弟子，國學底蘊深厚，學識淵博。南沙先生從其學，姚奠中先生授以《說文》，遂奠定小學之基礎。繼而從張頌先生學古文字及古代天文、曆法知識。張頌先生為全國著名古文字學家，雖無師承，但治學極其嚴謹，在古文字界頗有聲譽。姚、張二老均擅長書法，南沙先生受益匪淺。林鵬先生為享譽全國的草書大家，才思敏銳，激情豪邁，諳熟經史，通曉書道。南沙先生每求教於三老門下，執弟子禮甚恭。由唐宋八大家而上溯先秦經典及諸子文獻，而後又涉獵程朱陸王。其學術要略以經史為主幹，以文藝為枝葉。南沙治學初衷未必與古人相合，然『即器以明道』之途徑卻與古人無二致，由此由書學小道而入國學之大道。

南沙先生對於經史的研究主要以義理為旨歸，而於史實則輔之以考據，若以漢宋之學術分野而論，則

南沙先生偏重於宋學，正如其所言『學問宗漢，學術歸宋』。一九九九年，南沙先生於太原創設經史講堂，經部以《四書》為主，繼之以程朱陸王之學，陳明大義，辨析源流，解惑答疑，時有發明。其《四書》講義雖未刊行，然其中不乏精義。要之，其能以了解之同情對待古人，以切身之實踐理解古人，其中甘苦，自當會意也。

南沙先生於傅山研究尤深。傅山為明清之際著名學者、思想家、書法家，以民族氣節見聞於世，對後世學術、書法影響甚巨，三晉一帶尤其如此。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南沙先生與書界同道成立『丹崖書社』，志在弘揚傅山之學、之書藝，更在弘揚其文人精神。而南沙先生草書氣息流暢，大氣磅礴也當受傅青主之影響。一九九七年，南沙先生受劉正成先生之託，與林鵬先生共同主持《中國書法全集·傅山卷》的編著工作，從而對傅山學術思想、家世淵源、作品內容等作了詳細考證、闡述，深得書道同仁之譽。期間，南沙先生結識了遠在異國的波士頓大學藝術史系教授白謙慎博士。白先生致力傅山研究有年，成果卓著。二人遂飛鴻傳書，信劄往來，討論學術、切磋書道，學林雅趣，彌足可貴。

二

南沙先生是一位具有藝術思想的學者。其藝術思想主要源於學術思考、書藝實踐，以及人生感悟等方面，這決定了他對藝術理解的深度和高度。

作為傳統文化的精粹，歷代士人於書法意有獨鍾，因而也不乏具有學術價值的思考。道藝之關係正是關於學術與藝術的核心問題之一，同樣也是現代學術界面臨的問題之一。道藝關係原本為傳統文化觀念，而與書法無關。但此種觀念後來被借用為書法理論，並逐漸成為士人們對待學術與藝術的態度。

『道』在古代是一個很玄妙的概念，『道可道，非常道』，『可道者，非道也』。盡管『道』的含義很難準確概述，但毫無疑問，它是士人們追求的一個目標，它屬於超越形式、超越具體物象的概念範疇。先秦儒、道兩家，皆以得道為尚，儒家提倡『志於道，據於德，依於仁，遊於藝』。莊子《外物》則有『得魚忘筌』、『得兔忘蹄』、『得意忘言』之論。至魏晉時期，王弼以老莊解《周易》，又有『得意忘象』之說。

莊子、王弼的得之忘之的思維模式與『即器以明道』的方式異曲同工，蓋古代士人祝道、藝之關係為本末無疑也。推及書學，也是如此。『道成而上，藝成而下』，這正是傳統文人對於書法之態度。南沙先生於此問題多承繼前人成說，此由其所接收傳統文化之熏染所致，也與其立足於大文化立場對待書法之態度相關。然此觀念決不含有輕視藝術之意味。

南沙先生對於道藝關係之態度並未妨礙他對於書法本體之思考，相反，他的國學基礎與文化底蘊使其理論思考更有價值。對於書法的觀照，從技術層面到哲學層面，又從哲學回歸到技術，從而給予技術以強有力的理論支撐，這是一個辨證的過程。從書法的表現手段而言，除了技法還是技法。而從其作品效果而言，除了形式還是形式。南沙先生對於技法與形式問題都有深入思考，他以為書法的形式並非單純的外部構造，而是包括外部構造背後所蘊涵的文化意味。這種文化意味是體現中國傳統審美的、表現士大夫精神與文化品格的意味。這是形式所包含着的文化意義之所在，是書法靈魂之所在。同時，他以為西方的藝術學、美學的理論只可以借鑒，而不可生搬硬套，如果沒有深入研究書法所生成以及孕育的環境，不了解傳統文化的意義，那麼，即使再完備的外來的理論也會顯得隔膜。

學術與藝術之關係是書法研究與創作的基本問題，只有理順其中的關係，學術與藝術方可相得益彰。南沙先生於此有深入思考。他在《筆廬囁語》謂：『書法是藝術的，也是學術的。學術需要藝術的感受，藝術需要學術的思考。』所謂藝術的感受是指學術需要靈感，所謂學術的思考則是指藝術需要理性。因此南沙先生治書學之方法，往往是從書法史學的角度出發，考察一時代之文化背景以及書家交遊之範圍，而非僅僅計較於作品之表面特徵。他對現代書法流派以及風格特徵也放在史學的脈絡中加以考察，並確立比較準確的定位。以此法治學，必能了然當代書學於歷史中處於何種地位，也必能洞察『我』之與書史中處於何種地位。其合理性與科學性自不待言。

南沙先生極其注重藝術創作的個性，因此他主張藝術家的思想是獨立的、自由的。他在《藝術家的權利》一文中論道：『藝術家的思想是自由的。正是因為這種自由，他們纔具有獨特的個性，纔會產生富於個性的作品。』藝術家對藝術的認識，既反映藝術家本身的認知能力，又會不時地打上時代的烙

印。他們有時無可奈何地為權力者唱着贊歌，抑或心甘情願地作為權力的附庸。這不是沒有思想，而是思想裏落下了塵埃。『藝術家對藝術有着不可剝奪的權利，這就是自由和尊嚴。』如陳寅恪先生所言：『士之讀書治學，在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，真理因得以發揚。不自由，毋寧死。』學術如此，藝術更是如此。藝術具有自身的規律與法則，而對於藝術的追求需要精神與心靈的高度自由，需要『心遊萬仞』的自由，需要扶搖直上九萬里的自由，這是藝術創作的前提，也是藝術思想的前提。

南沙先生對於藝術的思考又是發自心靈的，因此會使人感受真實而貼切。在對待藝術的態度上，南沙先生是將其與生命意識緊密聯繫在一起的，他聲稱：『文化，包括書法是我生命的一部分。』這是他對藝術的哲學宣言。『無論是文學還是藝術，關鍵是情感的真实和心地的真誠。真正的作品不是給讀者看的，而是心靈的再現。讀者在閱讀和欣賞的過程中，產生共鳴，同悲同泣，同喜同樂，則是另一回事。任何從讀者的角度出發而寫出的作品，都充斥着謊言和虛偽。』對於藝術的感悟，只有通過心靈的真實體驗纔最接近於藝術的真諦，因此創作者的心靈體驗至關重要，而至於觀賞者與感受者的共鳴則是其次的。當然，這並不意味着對待藝術抱有刻意求異、以博時譽的態度，也不意味著藝術的宗旨為孤芳自賞。恰恰相反，這種思想實際上正是傳統文化觀念的延續。『書，心畫也』，書法是心靈的體驗，是真切的、實在的感受，非深於此道者何有此論也？古語云：『古之學者為己，今之學者為人』，得矣夫！為己之學術乃真學術，而為人之學術為隔膜的學術。南沙先生對藝術之理解如是。

三

自一九九五年太原師範學院書法專業成立至今，南沙先生已執教席十餘年。書法教學工作促進了他對書學的思考，從直接經驗的積累到對教學的理性思考，從新專業的摸索與嘗試到教學內容與教學方式的逐漸完善，南沙先生傾注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。他講授之《中國書法史》《篆書技法》等課程也深受好評。因材施教，誨人不倦，書道後學，頗多受益。一九九九年，創立『經史講堂』，延聘文史哲藝諸科學者、教授前來講學，廣泛涉獵哲學、史學、藝術、宗教等方面的內容。十餘年來未曾間斷，諸門人弟

子在三晉書壇嶄露頭角，成績斐然。

南沙先生書法諸體俱工，而尤擅篆書、行草，山右一帶，頗有聲譽。其大篆以石鼓文為宗，兼取宗周金文以及春秋、戰國石刻文字，工穩端莊，凝重典雅。行草宗法二王，兼取宋、明諸賢，於近人則頗受沈尹默、白蕉書風之影響，含蓄蘊藉，飄逸俊朗。大草取法張旭、懷素、黃庭堅、傅山等，筆法嫻熟，氣息通暢，夏雲奇峰，滿紙雲煙。自擔任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以來，屢次參加全國性的書法學術研討會，與海內外同道互相交流、切磋學術、書法，學術益進，藝術益精。

或許由於對傳統的摯愛與對經典的情懷，南沙先生之書法並未追逐時風，隨波逐流，而是強調取法經典，在經典的基礎上寫出新意，寫出文化品位。書法之法存乎經典，捨經典而何求乎？這大概就是他曾經自嘲的『抱殘守缺』與『不合時宜』吧。這實際上正是對於書法的一種態度，對文化的一種態度。蘇軾論智永書時嘗謂：『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刑，以為百家法祖，故舉用舊法，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。』南沙先生不預時流，乃不為也，非不能也。一個『守』字，如何了得？『為往聖繼絕學』，這裏的繼承實際上是要守護文化的一種責任，而以此為基礎，將傳統弘揚光大也是一種使命，此所謂『古不乖時，今不同弊』也。當然，這種理念需要深厚的傳統文化觀念的支撐，也需要具有面對世俗、打破偏見的勇氣。

余與南沙先生有『四同』之緣。四同者，同鄉、同門、同事、同道之謂也。一九九七年，南沙先生在太原師範學院為成人大學生講授書法史，其時我在山西大學歷史系攻讀碩士學位，久聞其才氣與學識，於閑暇之時去旁聽他的課，遂相識焉。後經南沙先生引薦，拜林鵬先生為師，此為同門之誼。此後，我們同在太原師範學院書法專業工作，經史講堂創設後，他主講經部，我來講史部，遂為同事、同道之誼。一年後，我到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，南沙先生一人堅守經史講堂，至今已越十秋，三晉晚輩後學多被其恩惠。南沙先生長余九歲，學問、見識也遠出我右。誨余、啟余者，南沙先生也。

二〇〇八年九月一日於北京

（吳高歌：歷史學博士、書法學博士後，華北電力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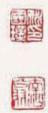
榜書 國學 50×138cm

夙 玼 文 嬰 夔 正

集西周銅器銘文

夔 令 止 新 邦

甲子閏九月 尚 翁



金文自作聯 嗣文辟舊正 受命作新邦 138×34cm×2

孟軻敦素
史魚秉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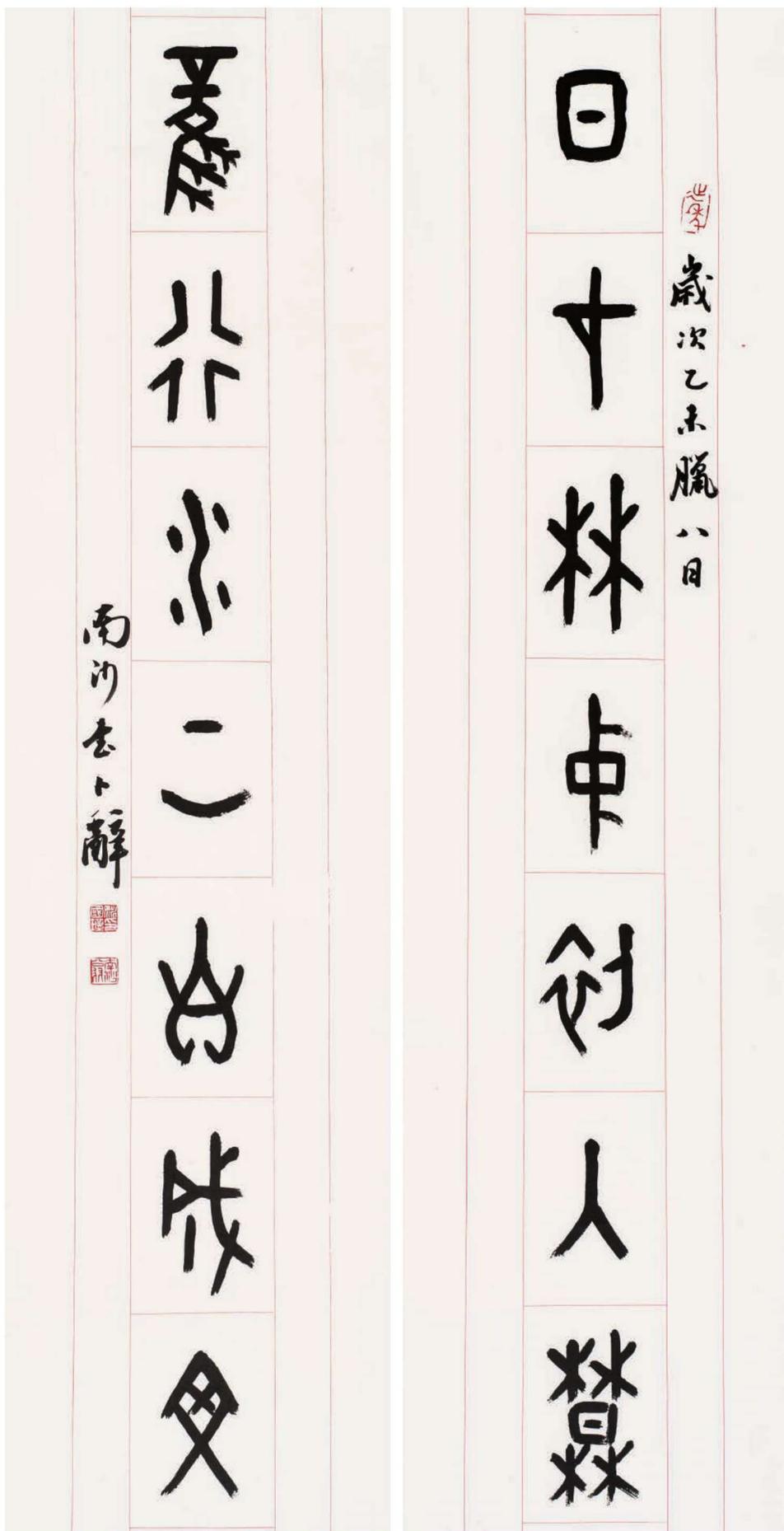
宗夢瑛用此法

史魚秉直

南河



小篆千字文集聯 孟軻敦素 史魚秉直 138×34cm×2



甲骨文集聯 日在林中初入暮 風行水上自成文 138×34cm×2

甲午夏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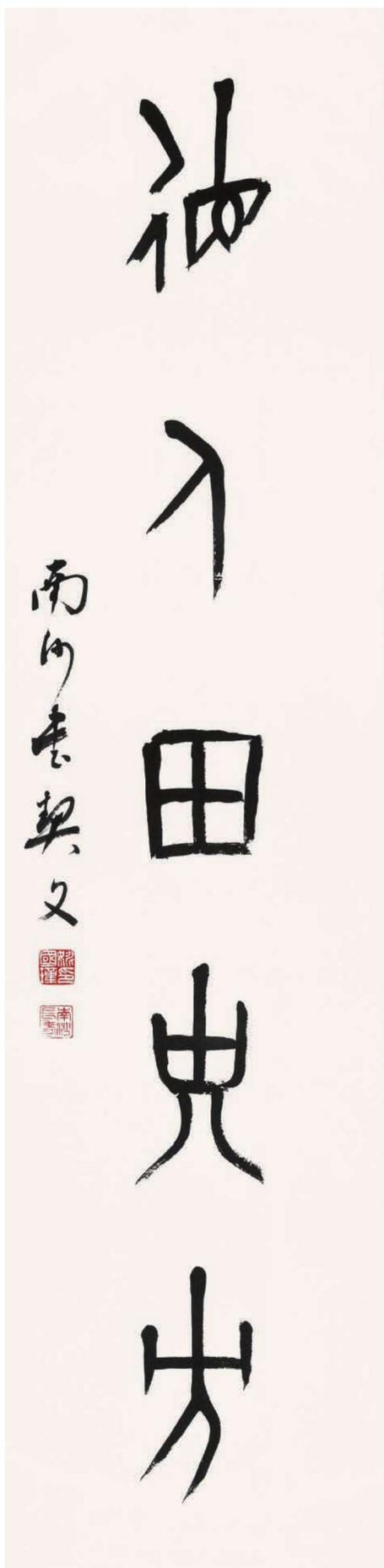
日
雷
足
又
聲

南川象古



大
風
帝
返
鄉

甲骨文集聯 甘雨天有歲 大風帝返鄉 138×34cm×2



甲骨文集聯 高行林君復 德人田子方 138×34cm×2